



心香一瓣

□于泉城

墨缘深深忆孙方

丙午马年正月初四，孙方先生走了，享年102岁。前几天朋友传来讣告，我才得知这一消息。讣告上说，遵照孙老的遗愿，丧事从简，不开追悼会，不搞遗体告别仪式。几天来，我的心里总觉得空落落的，常常想起过去岁月里孙老的笑容和对我的谆谆教导。他的离世，让我好几天都没缓过劲儿来。

我跟孙老的缘分，得从1992年说起。那年的10月中旬，我出差去北京，住在位于府右街的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招待所。那地方离中南海西门不远，来这里住宿的大多是各省市自治区办公厅的工作人员。第二天吃晚饭时，我在饭桌上巧遇了父亲的战友杨祖武先生。他毕业于军校，曾在部队从事宣传工作。转业后，他先后在湖北省政府史志办、省社会科学院工作，还兼任湖北省书法家协会理事、湖北省书画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职务。

晚饭后，我去杨祖武的房前拜访他，才知道此行是来京参加张裕到派书法展开幕式。得知我自幼喜欢书画，他便建议我加入湖北省书画研究会，并邀请我去趟武汉。他想将我引荐给湖北省著名书法家孙方先生和另外几位书画家。杨祖武说，孙老人很和气，在书法界也很有名望。就这样，我记住了孙老的大名。

后来，我专程去武汉拜访了孙老。那时候他快70岁了，中等个头，慈眉善目，说话不紧不慢，略带江苏铜山口音，听着让人觉得踏实。他的书房里堆满了书帖和碑拓，墙上挂着他写的书法作品，有北碑的刚劲，也有南帖的秀气。见我来了，他摆下手里的笔，泡上茶，跟我拉起了家常。我那时对书法一窍不通，净说些外行话，他却听得认真，时不时地点头，末了还夸我“有灵性”。现在想想，那是老人家给我面子啊。

得知我来自山东烟台，孙老笑着说，咱们是半个老乡啊。我忙问孙老的家乡在哪里，他说是徐州。1949年到1952年徐州曾划归山东省管辖，后来又划归江苏省。我说我母亲的老家就是徐州市铜山县，他眼睛一亮，说：“那也是我家啊！”原来，他跟我母亲竟是同乡，这一下又亲近了许多。他笑着说：“咱爷俩这叫缘分。我和你母亲都是铜山人，是正儿八经的老乡，以后我就叫你侄子了。”我早先去烟台，很美的城市，等有机会再去烟台看看。”遗憾的是，我和孙老的合影，在2024年的一次库房火灾中损失了，孙老也因多种原因，最终没能再来烟台一游。

后来，我和孙老经常电话联系，通过交谈，我对他的人生经历有了一定了解。孙老1924年生于徐州市铜山县柳新乡孙庄，幼年读私塾，受家庭熏陶，热爱书法，从小就跟随其表伯——著名书法家张伯英先生学习书法。张伯英可是书法大家，与齐白石于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相识，私交深厚，书画互赏，金石鉴藏切磋。张伯英去世后，齐白石在其《闻帖杂咏》册后题诗：“写作妙如神，前身有夙因。空悲先生去，来者复何人。”当代著名书法家张伯英先生年轻时还是张伯英的弟子，曾多次明确表达对张伯英的师承之情。1944年孙老在辅仁大学读书时，距离张伯英在北京的住所什刹海很近，得以常去拜谒张伯英并求教书法，深受教益。

1947年，孙老从辅仁大学毕业后，奔赴晋察冀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。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南下干部培训班学习。南下后历任《江汉日报》《湖北日报》记者、主任、编委。因个人综合素质高、工作业绩突出，先后调任中共辽宁省委秘书处处长、湖北省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、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，1984年任湖北经济管理大学党委书记。同时，孙老还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、湖北省书法家协会的创建人之一。1982年湖北省书法家协会成立时，他是

第一任副主席兼秘书长。1984年他参与创办《书法报》，并任首任社长。孙老还被聘为新加坡书协评议员、中韩文化艺术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职。

湖北省书法界对孙老的书法给予很高的评价，大家认为：孙老的书法擅长行草，南帖北碑兼收并蓄。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，形成潇洒苍劲、流畅自然、形神兼备的书法风格。他的楷书擅长张伯英体，融碑帖于一炉。端庄中呈现秀逸，形成别具一格的楷书风貌。

孙老是湖北省书法事业的参与者、组织者和推动者。他为人谦和、以诚待人、宽容大度、淡泊名利。他长期致力于书法艺术的继承与发展，为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、振兴书法艺术事业，繁荣书法创作、研究和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。他多次率团或应邀参加国际、国内的书法交流活动，作品多次在中国美术馆、湖北省及江苏省美术馆、台湾省、香港、澳门以及日本、韩国、泰国、新加坡等地展出，并在国际、国内书法大展中获奖。1999年，他赴香港参加世界华人书画艺术大展，作品获金奖。此外，孙老还在武汉、徐州、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等地举办个人书法展览，作品收录于《当代书法家辞典》等三十多部辞书，出版有《孙方书法集》、孙方《金刚经》《心经》等专著，作品被湖北省美术馆等机构收藏。2013年，在湖北省书法家协会成立三十周年之际，孙老被授予终身成就奖。

多年来，孙老送过我好几幅书法作品墨宝，我都珍藏着，有的装裱起来挂在屋里。有一回，作为书画爱好者的父亲想请名家题写斋名《山水居》，我想到了孙老。孙老写字的时候，我就在旁边瞅着，看他蘸墨、落笔、收锋一气呵成，自然得很。写完了他端详一下，笑着对我说：“你父亲是杨祖武的老战友，我和杨祖武是多年的同事和好朋友，你父亲还是我们老家铜山的女婿，这是多么巧的缘分啊。”

最让我忘不了了，是2016年秋天我儿子结婚那会儿。那时孙老已经92岁高龄了，腿脚没那么利索了。可我实在想求他写幅墨宝，给孩子的婚礼添个喜气。心里头掂量来掂量去，最后还是拨通了他的电话。他一点没犹豫，连连点头：“好事，好事。我去写，我写。”我本想亲自前去找孙老取墨宝，孙老却说：“不要跑了，你很忙，我快递给你寄去。”三天后，我收到了快递，打开一看，是一张四尺对开的洒金红纸横式条幅，上面写着“缘结同心”，字体潇洒飘逸。信封中还有一本《孙方禅意书法作品展》图书，扉页上写道：于泉城贤侄存念，孙方，2016年8月8日。在我和孙老通电话道谢时，孙老乐呵呵地说：“92岁了，手有点抖，心意是真的。祝晚辈们百年好合。”

那一刻，听着他那亲切熟悉的声音，瞅着那幅书法墨宝，端详着图书中他的肖像照片，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热了。这哪是几个字啊，这是老人家一辈子的修为，给晚辈留下的最好的念想啊。

如今，孙老走了。他走于丙午马年春节前。他走得安安静静，跟他一辈子做人一样，谦和、低调。

这几天，我把孙老送我的那些字都找了出来，一幅幅地看。看他的字，也想他的事。想起1992年北京府右街那家招待所，想起杨祖武说的那句“我介绍你认识孙方先生”，想起他给我泡的茶，想起他给我父亲题的“山水居”，想起他92岁时给我儿子儿媳写的“缘结同心”。

有些人，一辈子没见过几回面，可就跟认识了一辈子似的。孙老于我，就是这样的人。

孙老走了，可他留给我的那些墨宝、那些话、那些点点滴滴，都还在。墨干了，情分还在。

墨香长存，风范永怀，孙老一路走好。

□刘云利

遇见便是缘

20多年前，我大学毕业后，来到一家企业主办的学校担任语文教师。工作之余，我喜欢舞文弄字，把一些生活的感悟写成小文章。幸运的是，这家企业办了一份内刊，有个副刊专版。于是，我把写好的文章怯生生地送到了投稿邮箱。

没想到，一个星期之后，我的文章发表在报刊上。虽说是内刊，但我的内心依然激起了不小涟漪。说来也巧，这家报刊是在当地知名企业之间交流的，颇受业内关注。

小张是另外一家企业报刊的编辑，比我年轻几岁。看到我的文章后，他找到我们集团报刊的编辑要了我的邮箱，然后给我发了一封邮件，大意是非常欣赏我写的带有乡土气息的散文，读后感到亲切而隽永。他最后写道：“你我虽然未曾谋面，但文字让我们心灵相通，遇见便是缘。”之后我们经邮件联系。

两年后，我离开了那所学校，辗转转到另外一个城市打拼。几经周折，我在一家媒体担任软文版面编辑，工资微薄，聊以度日。小张知晓我的境况后，就鼓励我做一份兼职写手，给杂志投稿，以补贴家用。说实在的，我心里是打怵的，写个豆腐块还行，如果给杂志投稿是压根不敢想的。

小张不厌其烦地鼓励我，并利用他在图书馆的优势，给我发了很多名家的作品，让我观摩学习。在他的激励下，我写了一篇情感小文，小张帮我修改后投了出去。未曾料到，一个月后，我的那篇小文居然发表了。为此，我激动万分，心潮澎湃。后来，在小张的持续鼓励下，我又写了多篇文章，陆续发表在全国各地的杂志上。小张的这份情谊，我一直念念不忘。

几年后，纸媒开始受到网络媒体的冲击，我不得不另谋出路，受聘于一家企业从事文秘工作。因为工作繁忙和家庭忙碌的关系，我曾一度放弃了写作，只是偶尔有感想，聊以遣怀，乱写一文。

去年冬天，小张又联系我了。他兴奋地对我说：“我看到你的一篇文章发表在报纸上，读后感触很深，你宛如初见！”于是，我们一拍即合，重新携手并进，可结果不尽如人意。于是，我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苦闷之中。

前几日，我无意间浏览到一个公众号，看到一篇文章《我是工人》，读来感到情深意切、感同身受。一个瘦弱的女子，在生产车间撑起一片天，还在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写作，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。她不仅自己写文章，而且还担任当地作协兼职，负责编辑公众号，很多作者的文字经她修改润色，熠熠生辉，温暖人心。

我不禁为她的精神所感动，于是主动给她留言，并加了她的微信。寒暄过后，我发现我们居然是老乡，家在同一个城市的同一个城区。现在我们虽然相距千里之外，却同在一个作者交流群里。我说，世界这么大，圈子这么小。她说，人生多巧事，遇见就是缘。是啊，看看她的阅历、她的人生，怎能不心生暖意。

我有些郁闷地告诉她，现在发稿越来越难。她淡定地说：“文字犹如人生，吃多大的苦，享多大的福，你只管默默耕耘。如果功夫到了，早晚会遇到它的缘！”

这一刻，我幡然醒悟，只要心无旁骛，坚持梦想，不懈追求，就一定能够走出自己的路，找到属于自己的缘。

投稿邮箱：ytrbzk@126.com

清华园的夜，素来有着一说不出的庄重与温润。今宵元宵，天边悬挂着一轮罕见的“红月亮”，那是宇宙赐予人间的礼物，也是我与家人多年心愿的圆满。

步入清华园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古朴典雅的建筑群。二校门的朱红色门楣在月光的映衬下，如同披上了一层淡淡的霜华，厚重而不失灵动。屋檐飞翘，瓦当隐现，古老的砖石仿佛还留存着百年前那些先贤们的足音。月光轻柔地洒在青砖石径上，映出斑驳的光影。仿佛时间也在此刻慢了下来，凝固成永恒。

绕过二校门，清华园的荷塘映入眼帘。水面如镜，倒映着那轮赤红的月亮。波光粼粼中，月影时而清晰，时而摇曳。几株柳树垂下新芽，嫩黄的枝条在风中轻拂水面，溅起细碎的涟漪。荷塘边，几块奇石和古树默默守护着这片园地，似乎在诉说着皇家园林的旧时风华，也见证着一代代清华学子的成长与梦想。

园内的建筑群，既有皇家园林的宏伟气度，又浸润着学术殿堂的沉静与庄严。生命科学馆前的星空格外明朗，浩瀚的星河仿佛伸手可及。此刻，古老与现代交织，历史与未来对话，正是清华园独有的气质——高贵而不张扬，典雅而不失活力。

清华的校园，向来以宁静有序著称。即使在元宵节这样的传统节日，校园内的学习氛围依旧严谨而温暖。我的学子相，清华附中的高二学生，晚饭后依然前往图书馆自习。我们选择在清华园内的观畴园共进晚餐，既方便，也能感受这座校园独特的文化氛围。

观畴园餐厅古色古香，灯光柔和，桌椅摆设典雅，仿佛与这座百年学府的气质浑然天成。席间，学子谈及学业与未来，言语间流露出清华人特有的睿智与谦逊。这里没有喧嚣，只有一股向上的力量，激励着每一个学子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。

校园的秩序如同这元宵的月光，清幽而明亮。路灯下，学生们三三两两，或低头翻阅书本，或轻声讨论问题，步履轻盈而坚定。即便节日的灯火辉煌，也掩盖不了这份质朴的学风。清华的精神，在于它的宁静与专注，在于它的严谨与温情。正是这种氛围，塑造了无数青年才俊，也温暖着我们这些老辈的心。

儿子因工作稍晚赶来，晚饭桌上增添了几分欢笑与温馨。祖孙三代，儿媳与孙女齐聚一堂，话语间充满了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和对长辈的尊重。元宵节的汤圆甜香，仿佛融入了这座校园的每一寸空气，甜蜜而温暖。

夜深了，红月渐渐爬上清华园的夜空。我们祖孙三代人携手来到荷塘边，仰望这轮罕见的血月。月亮披上了赤红的纱衣，宛如天际燃起的一团温柔火焰，点亮了寒冬的余韵，也温暖了我们的心房。

孙子指着天上的红月，兴奋地讲解起月全食的科学原理——地球大气层如同天然滤镜，折射出这别样的光辉。孙女调皮地说：“这红月亮不是在吃汤圆呀？”引得大家哄堂大笑。老伴轻声说：“这血月就像是天上的灯笼，照亮我们团圆的夜晚。”儿媳则感慨：“科学与传统在这一刻完美交融，真是难得的缘分。”

我看着他们，心中满是欣慰。几十年难逢的红月亮，不仅照亮了清华园，也照亮了我们家族的情感纽带。那轮月亮，仿佛穿越了千年，曾照耀过李白的诗篇，曾温润过苏轼的江水，此刻又静静守护着我们这一代人的梦想与希望。

月光洒满园子，春意渐浓，柳絮轻扬，早莺啼鸣，仿佛在为这场宇宙奇观奏响序曲。我们与月亮交换了整夜的诗行，它赠我以烛红，我们回以灯火。今人不免古时月，今月曾照古人。此刻，清华园里的这轮红月，正是时间深处的永恒，是我们家族世代相传的情感寄托。

风清气朗，玉宇澄明。元宵之夜的清华园，不仅是知识的殿堂，更是情感的港湾。水木清华共此时，一轮红月照天伦。祖孙三代共赏这难得的天文奇观，心灵在月光下交汇，温暖而深远。未来的路还长，但有这份家国情怀与精神传承相伴，我们无惧风雨，笃定前行。

元宵夜的清华园里，月光缓缓漫过，我们截取那一瞬的光阴，邀你一同凝望时间深处的永恒。愿这轮红月，照亮每一个清华人的心房，也照亮每一个家庭的团圆时刻。



心灵微品



□盛林园

一轮红月照天伦



街谈物语



□徐滔

一个海岛的春节日记

伴着正月十五的长岛庙岛庙会擂鼓开场，为期一个月的长岛海洋大集进入高潮环节，各街道社区、各乡镇渔村围绕“腊月里张灯结彩”“年初一群龙闹海”和“十五庙会闹元宵”这三个独具渔家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，既从不同层面展示了长山列岛的海洋文化、营造了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，又在海洋大集上“淘金”“聚宝”获得了实惠。

长岛渔家过春节，最有特色的风俗便是把鲜红的“门对”贴船上。腊月三十这一天，渔民们会登上停泊在渔港里的渔船，把前前后后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，然后爬到桅杆的顶部挂上鲜红的旗帜，寓意新的一年一帆风顺、捕捞生产旗开得胜。前面这一条渔船的船头上贴着“鱼香醉倒千重浪，螺号唤醒万户春”，隔壁渔船的船舱上贴着“大杆迎风威八面，二将迎风使舵”，后面渔船的船尾贴着“喜看长岛多壮丽，捷报渔家好收成”。港湾里的千百艘渔船桅樯林立、红旗招展，对联“福”字耀眼夺目，宛若一道靓丽风景线，使海岛渔村的年味别有风趣。

新春正月第一天，渔家秧歌大拜年。长岛十里八乡的秧歌队、舞龙队、舞狮队等“组团上阵”，相聚在欢乐的“海洋大集”。男女老少演绎群龙闹海，“鱼虾蟹贝”组团闪亮登场，载歌载舞欢庆丰收，为海岛人民在节日里献上丰富多彩的“文化大餐”。

渔家的秧歌深受百姓热情追捧。今年的长岛渔家秧歌大拜年，在激昂奋进的锣鼓声中开场。南长山街道的两条龙从欢腾的人群中腾空跃出，男青年执掌金龙在左，女青年操控赤龙居右，一金一赤闪亮，时而翻腾跳跃，时而潜龙出海，尽情描绘逐梦“蔚蓝牧场”画卷，全面展现建设“海上粮仓”成就。

北长山乡今年的“加强版”舞龙队队员身手矫健，腾跃间“巨龙”蜿蜒飞舞活灵活现。这一幕“金龙”御风而行，那一场“赤龙”踏浪而来，前一条“龙”使出“龙腾四海”绝活，后一支队放出“飞龙在天”大招，承载着渔家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，令全场观众惊叹不已，掌声不断。

在渔家大秧歌的热闹队伍中，跑早船的表演格外引人注目。一艘艘精心装饰的“早船”在人群中往来穿梭，仿佛在波涛中破浪前行。划船的渔家姑娘身姿矫健、步伐轻盈，她手持船桨左右挥动，模拟着在水中划船的动作，充满了渔家生活的欢乐与激情。

传统的“跑早船”秧歌队后面，是创新推出的渔业生产表演。一艘由小型货车装饰而成的“渔船”匀速驶进表演区域，周围的渔家渔民手持各种渔具，再现海上生产的恢宏场面。一队人马齐心协力拉网，网中的“鱼儿”随着渔网的拉动而跳跃翻腾，栩栩如生。另一队人马在养殖架筏中荡舟穿梭，耕海牧渔，收获扇贝、海带、海参、鲍鱼、海胆等海珍品。勤劳的渔家姑娘，有的在飞钩引织渔网，有的在收获渔虾并举发展，综合加工与拓展市场同步协作，真实再现建设“海上粮仓”的成就。

“海珍品”表演组合是秧歌表演的重头戏。翩翩起舞的“扇贝”、裙带飘飘的“海带”、身披铠甲的“大虾”、悠闲蠕动的“海参”，不同的海鲜以不同的形态上场，以秧歌独有的表演形式，展现海岛人民在蔚蓝色大海上收获的丰硕成果。

初一的渔家秧歌余韵未尽，十五的庙岛庙会便擂鼓开场。庙岛庙会火了这么多年，靠的就是“妈祖文化”这个强大的号召力。每年正月十五元宵节，海岛人民都会欢聚在妈祖庙（显应宫）前的东广场，观看一场接一场的渔家秧歌表演。“四海龙王”率领“虾兵蟹将”拜祭妈祖，八仙过海显神通护法百姓，雄狮巡海镇边辟除妖除魔，“喜婆婆”欢天喜地会亲家，“寿星老”活力四射扭得欢，传统民俗与海岛文化相结合，舞出了时代风貌新内涵。

庙岛群岛作为秦皇汉武寻仙海上的主要目的地和徐福东渡的出发地，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，在我国的航海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，在航海、造船、捕捞、贸易和文化交流中发挥了桥梁和纽带作用。相比外地的庙会，庙岛庙会在开展民俗娱乐、商业购物、宗教祭祀等活动的同时，还是交流航海技术、研究渔船修造、探讨捕捞网具、遴选养殖品种的民间盛会。

近年来，互联网快速发展，与时俱进的年轻渔民以庙岛庙会为依托，根据各自的从业重点，分别建立了不同的技术研讨交流群，随时随地提出课题、研讨难题、解决问题，对长岛及周边沿海渔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了应有的作用，尤其在当代海水养殖业异军突起的今天，这种模式的交流合作也成为养殖苗种、养殖技术、养殖品种、养殖器材的民间科技讨论论坛。

文化搭台，经济唱戏。各行各业借助这个难得的文化集会，传递信息，沟通客商，展示产品，学习技术，维护渠道，预售商品，一个热热闹闹的跨年大集涌起层层“淘宝”潮，既传承了海岛民俗文化的瑰宝，又做出了老百姓最想要的“开门红”。